

臺北木偶劇團「掌」握布袋戲新生命

【記者翁至成、陳臆婷／台北市報導】時代轉變，如果要永續經營，就要放入新元素！二〇一〇年成立的臺北木偶劇團，大大小小演出超過上千場，不僅將傳統戲中過於難懂的古文台詞修改成淺顯易懂的漢文，讓觀眾更能聽得懂布袋戲中的對白；更引用傳統戲裡的精華，創作出符合現代人「口味」的新編劇。現在，當你親臨臺北木偶劇團的現場演出，你會驚訝，布袋戲原來可以這麼多變。

希望不「斷」 創立臺北木偶劇團的起因

現任臺北木偶劇團團長、同為劇團創辦人之一的林永志，國小時受張文雄、張文敬老師的啟蒙而接觸北管音樂，學習逾五年時間，因為臺灣布袋戲多以北管音樂作為伴奏，在辛勤練習下有了個機緣，開始學習布袋戲的音樂藝術。進入布袋戲領域後，不只讓林永志大大地發揮所學的北管音樂，還由於穩健的基礎與技巧，二十歲時入選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傳藝藝生，爾後跟隨「亦宛然掌中劇團」至國內外巡迴演出，就這樣開啟了布袋戲職業樂師生涯。

多次跟隨劇團到國外表演，不僅累積許多經驗，也開了不少眼界；然而，隨著一次比一次還要頻繁地出國表演、甚至是教學，林永志一天心想，「為什麼臺灣人自己不踴躍點來看布袋戲？我們還花錢去國外，表演給外國人看？」雖然當時以「也許是因為布袋戲在臺灣過於平常，所以大家就忽略掉，不會有像國外那樣的驚豔與關注」，自己解釋了當初的疑問，但這樣的思考卻是林永志反思意識的一個開始。



臺北木偶劇團團長林永志，生動地描繪著當初創立的初衷。

攝影／陳臆婷

隨著時代變遷，大眾的娛樂習慣產生了大幅改變，過去所學的布袋戲劇，慢慢地不為大眾所接受，不僅是失去觀眾的目光，更流失了觀眾。往昔輝煌的布袋戲走到現代，竟落為黃昏產業，這些年來的遽變，讓林永志想起多年前，自己曾思考過大眾會認為臺灣的布袋戲文化是理所當然的存在，忽略了保存布袋戲的重要，而意識到：「如果我們再不做些什麼，會不會再幾年之後這個（布袋戲）就斷了。」於是林永志開始思考，要如何繼續把這個傳統產業維護住。

想起自己從小就踏入布袋戲領域，不希望好幾十年的努力就此白費；明白布袋戲人才培育不易不希望一同打拚的團員就此離散；對布袋戲存有太多情感，不希望其就此式微，種種這些，又發覺到這一行由於源自民間師徒制，幾乎鮮少有學校教育開班授課教學，反思自己在布袋戲這條路上受過太多人幫忙，如果不去付出些什麼，實在難以對自己交代。待思考良久，以「自己不做，沒有人會做」的精神，二〇一〇年時與當時同為藝生的黃僑偉聯手合作，毅然創建「臺北木偶劇團」，一肩為臺灣布袋戲文化擔起一份責任。

調整出我們聽的懂的布袋戲

一齣布袋「戲」，除了前場舞台上所見的木偶表演，後場音樂的配合同等重要，而有前場、後場這樣的組成，尚堪稱一個正式、健全的組織。創立臺北木偶劇團，像是提供了熱愛布袋戲人們一個家，很快地聚集眾多音樂、操偶，或是說話上面的人才，對於一開始進入劇團的團員們，林永志說起臺北木偶劇團命名的由來，「臺北當然就是

我們在臺北，而我們想要的是臺灣布袋戲的一個經典，因為每一個派別都有它好的地方，所以就取一個比較廣義的『臺北木偶劇團』。」希望成立的劇團大家能夠共同一條心、不分你我的一同為布袋戲文化努力，於是，取一個大集合且不突兀的名字，為的就是讓各派所長的優點碰撞，激發出布袋戲更多的可能性。



臺北木偶劇團不分你我，歡迎喜愛偶戲的任何人加入，一同為布袋戲文化努力。

攝影／翁至成

然而，開始表演後挑戰緊接而來，「傳統戲比較文言文，如果我們現在還是講得比較文，那咬字要很清楚才聽得懂；但是台下真能聽懂的人可能也剩沒幾個，」林永志以團長的身分說著早期演出面臨到的困境，「那所以我們就慢慢調整，把比較艱深的字變得比較白的字。」於是，臺北木偶劇團將台詞過於艱澀的傳統戲諸如《茶山風雲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隋唐演義》等，改成一聽就懂的字句，像是臺語口白中，「內心險惡」會改成「人水水，內心像鬼」；「扶老攜幼」改成「老幼相伴」；「異想天開」調整成「嘴大喉寬」，讓看戲變得更平易近人，成功讓傳統好戲再一次進入觀眾眼球。

只是戲曲終歸戲曲，它本身仍會有自己的引源，如果改成太多白話文其實也不行，林永志說，「講台語或唸詩句，它本身就有抑揚頓挫，如果像我們平常講白話文（聲調）都平的話，那其實也不好看，會不夠有戲味。」臺北木偶劇團演師吳聲杰也提到，「語言其實是一個劇種的靈魂，語言雖然是溝通的橋樑，但是也具有藝術成分在裏頭。」正因為「語言」是表演中最直接讓觀眾感受到的一環，自然有著極大的影響

性，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叉點上，臺北木偶劇團小心翼翼地拿捏，並在過程中不斷修正，致力把傳統戲讓現代人也能輕易吸收。



曾獲傳藝金曲獎——《最佳個人表演新秀獎》的演師吳聲杰，分享著自己對語言之於戲劇的看法。
攝影／陳臆婷

改編成我們喜歡看的布袋戲

早期台灣社會教育水準不高，沒讀書的人多，文盲自然也多，有很多的歷史典故等知識大眾並不曉得，因此要透過「戲」跟他講，亦藉此傳達做人處事等道理，這就是布袋戲在過去時代所擁有的「社會功能」。隨著時代改變，現今公民教育程度已大大提升，過去戲劇裡所包含的歷史、道理等，現在來看，早已不具當初功能性，如果繼續演出傳統戲去傳達這些「常識」，鮮少會有觀眾願意聽，更不用說留下來看戲。

演一陣子的傳統戲之後，林永志自然發現到這既現實又棘手的問題；然而，自己過去所學的皆為傳統戲的東西，而布袋戲引人入勝的劇本也就那幾個，那到底要如何去把以前的東西拿來給現代人看？「那就是必須要變！就要把表演更精緻化、在劇本上就要修飾一點，把它編修成現代人能接受的範圍。」林永志語帶激情地說著「變」的秘訣，「將傳統戲的精華抽取出來，抽絲剝繭，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將它活用。」

林永志舉老少咸宜的《西遊記》為例，在一般的劇本中，孫悟空最後是請來觀世音菩薩來收服紅孩兒，「傳統戲就這樣子，那現在我們就不會這麼演，現在當孫悟空碰上

紅孩兒，怎麼辦？要有方法收服他，但你不能就拿一個大人物（觀世音）來收服他，那就當紅孩兒是過動兒！過動的火怕什麼？怕水，請海龍王過來，拜託他幫忙倒個水好不好？那不是一樣解決了嗎。」透過改編的方式，跳脫劇本的既定印象，不僅有趣，更讓傳統戲多了一層新鮮感。

賦予教育意義的「新編戲」

傳統劇本的改編終究有一定的限度，這讓臺北木偶劇團必須在「變」中「再求變」。掌握住傳統戲的精華，這一回善用傳統戲的「元素」，如人物角色的鮮明個性，或是利於發展的情節，以符合邏輯的基礎下去發想、編寫劇本，於是，臺北木偶團在傳統戲之外，誕生出「新編戲」。

發想自西遊記盤絲洞的《房間裡的蜘蛛網》，正是新編戲之一：不愛乾淨的小戒與小淨將家裡弄成一團亂，而引來了蜘蛛精上門，待大哥小悟回到家中，看到房間裡的蜘蛛網，才驚覺不見的爸爸（唐三藏）原來是被蜘蛛精抓走了，於是拯救爸爸的故事就此展開……。「我們會希望觀眾不是看完之後，哈哈就結束了，我們希望附有教育意義在裡面。」《房間裡的蜘蛛網》以生活中需學習的「環境整潔」為故事設定，讓小朋友能藉由戲劇了解打掃的重要性，並讓大家看到新編戲的美。



新編戲《房間裡的蜘蛛網》，以小朋友的角度發想並結合教育意義，傳遞出「環境整潔」的重要性。

圖片提供／臺北木偶劇團

致力推廣更願意不斷嘗試 創造未來

成立至今走過八年時間，對於推廣布袋戲，臺北木偶劇團除了奔走國內外各地、盡心盡力地演出之外，更舉辦了教學研習會與講座，利用約一兩個小時，介紹布袋戲、戲偶與解說音樂方面等知識。吳聲杰提到，自己在劇團這些年，深切感受到傳統藝術有慢慢被關注，也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去了解、學習布袋戲。

隨著經驗越來越多，劇團也找到了自己的推廣方式，「這一兩年的定點演出，我們會先有一個講座，來導引觀眾聽一下怎麼欣賞布袋戲，對布袋戲有個初步的概念後再去看戲，可以更容易去觀賞這個戲，那就不是很純粹的只去看一個故事。」林永志說著，並提到像是「動作」這一部分，生旦淨末丑就各自不同，更別說老人、年輕人，還有小朋友，而這一些，都是講座上會教給觀眾的小知識。

不因現今的成就感到滿足，自認還在「草創時期」的臺北木偶劇團，還有很多想法等待去完成，而面對更加巨變的未來，林永志說，「創新其實就是實驗，是不斷嘗試之下的結果，失敗了我們再來，我們就是努力把東西做好，那這些過程，多繞一點路，還是可以達到這個效果阿！」拋開過去師徒制度的包袱，給予下一代機會，並且放手讓年輕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

好的就去發揚，不好的沒有關係，再繼續嘗試。正是這一種良性循環，讓臺北木偶劇團得以創作出更多細膩、嶄新的表演，吸引更多觀眾走進劇場，去感受異於以往的布袋戲饗宴。

採訪側記：

「一定要先讓這門藝術興盛，如果沒有人看，那自然就沒有人學。如果有了觀眾懂得怎麼欣賞，那就可以傳承下去。」這是在採訪時候，讓我很有感受的一句話。常常，身處「外界」的我們，總是一直擔心傳統技藝正在逐漸流失，但卻不知道，其實我們也可以透過「學習怎麼去欣賞布袋戲」，繼續把這項文化傳承下去！